团圆馍

□王宏哲

说起来寒酸,我在17岁之前没有吃过真正意义上的月饼,我甚至怀疑,那个时候在我家乡的代销店是否卖过真正意义上的月饼。

印象中,每逢农历八月十五,条件好些的人家晚上会郑重地拆开一包点心,一家人分了,那就是很高档的“月饼”了。大多数人家是烙一个带馅儿的大饼,有耐心的、讲究的人家,再用木模压制出一些带花纹的掌心大的带馅儿的小圆饼烙熟。但这两种饼也都不叫月饼,而是叫团圆馍。

吃了团圆馍,就算是过了中秋节了。

团圆馍的馅儿有的是芝麻,有的是白糖或者红糖,芝麻白糖红糖都没有的时候,也会用其他东西替代。

记得有一年,母亲发好了面,烧热了锅,这才发现家里既没了糖也没了芝麻。现买是来不及的,就算是代销店有货,兜里有钱没钱还是两说。情急之下母亲挖出了半碗黄豆,在锅里焙熟,又在石臼里捣碎,然后撒上些盐巴调料面,拌成馅儿。母亲把黄豆粉做的馅包到面饼里,仔细地捏好饼边,又用顶针在饼身上压出一些简洁的图案,然后放到铁锅里,灶膛里点燃麦秸,缓缓地烧。

待到一股子麦香暖烘烘地在屋里弥漫开的时候,我们姊妹几个早已经围定了锅灶,叽叽喳喳的,在喜悦中期待着。母亲倒是不急,一会儿揭开锅盖把饼子翻个面儿,一会儿再揭开锅盖把饼子转一转。不知道如此反复了多少次,这才揭开锅盖,两只手飞快地伸到锅里提出饼子,嘴里一边嘘着气,一边小心地把饼子放到了案板上。那时候,我们姊妹几个目光一直追随着饼子,而那个饼子也仿佛变成了一个魅力十足的主角,带着顶针压出的图案,神气活现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,让我们激动不安而又跃跃欲试。有谁按捺不住就伸出手想去摸一摸那饼,母亲必定准确无误地挡住那伸出的手,说去去去,先敬了爷才能吃。

母亲说的爷可能包含了月亮爷、天地爷还有其他的爷,当然也包含了列祖列宗这些爷。母亲把那个圆圆的大饼靠墙竖放在案板上,她说那些爷闻到了饼香自然会来享用的;爷吃了谁家的饼,会念谁家的好,就会保佑谁家平平安安、顺顺当当的。母亲说那些话的时候很虔诚,我们虽然似懂非懂,似信非信,但却能感受到某种神秘的仪式感。

待到一轮明亮的月亮挂上了东边天际,母亲才郑重其事地按照人数将那个大饼切成若干块,先是给爷爷,再是父亲,然后是我们姊妹几个。每人一份,谁都不落下。即便是已经出门的姑姑也会有一份,第二天会差人专门送过去。母亲说,团圆馍,团圆馍,家里每个人都吃了才算团圆。

那天的团圆馍虽然不是糖馅儿也不是芝麻馅儿,但我却吃出了特别的香,特别的味儿。

直到我16岁,每一年中秋,都少不了母亲烙的团圆馍。

17岁那年我参军到了部队,一入伍就开到了几千里之外的边防线。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那一年中秋节的夜晚,独自在哨位上吃了我平生第一块真正意义上的月饼。月饼是慰问团送上来的,有大有小,有甜有咸。

那一晚,边关的月亮又大又圆,仿佛很近又似乎很远;一声声虫鸣仿佛无字的吟唱,一缕缕月光在寂静的山峦沟壑间无声地流淌。我伫立哨位,望着那一轮明月,回味着刚刚吃过的月饼的滋味,禁不住天真地想,我要是能赶在节前将这些月饼寄一些回家,让我的爷爷、父母、弟弟妹妹们也能品一品尝一尝,那该多好呀!边关清冷的夜风迎面吹来,凉飕飕的,使我很快清醒地意识到,关山阻隔,我的这一想法也只能是美好的愿望了。

让我意想不到的是,过了大约不到十天,我收了家里的来信。信是弟弟写来的,他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告诉我,八月十五烙的团圆馍,母亲坚持为我留了一块;一天,两天,眼看都要放发霉了,但母亲依然固执地坚持谁都不能动。

三十多年后的今天,离中秋节还有好多日,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月饼早已纷纷攘攘地招摇上市了。然而,面对今天这些包装精美、制作精良的月饼,我却总会想起那时候母亲用麦秸火烙的团圆馍,想起那时一家人吃团圆馍独有的滋味和感觉。

岁月留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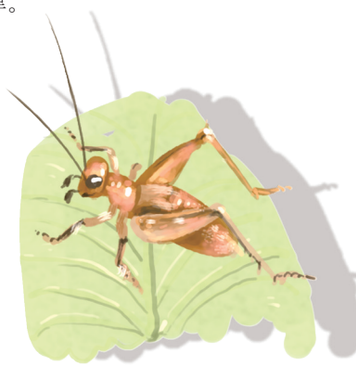
秋虫唱晚

□惠军明

世相物语

这几日晚上走路锻炼,路两边的草丛里不时传来虫鸣声。仔细倾听,有的是中低音,有的是高八度,有的发颤音。那是蟋蟀的鸣叫,是螽斯的低语,还是蝈蝈的吟唱,或是别的什么虫子的声音,不得而知。

宁静的夜晚,白日里的喧嚣不再,虫鸣声显得格外响亮。“松涛竹籁,风来则响;春鸟秋虫,时至则鸣。”入秋了,这些虫子们周而复始演绎着大自然的规律。



我生活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城市,本以为秋日虫鸣是乡野的专利,没想到城市里虫鸣的合奏依旧如此强大。一路走来,虫声唧唧,此起彼伏,不绝于耳,它们成为夜晚的主角。这些虫子只闻其声,不见其形。它们躲藏在墙角地缝,蛰伏在草丛花圃,高明地隐藏着形迹,躲避着各种危险。

城市里的秋虫生存条件是令人同情的。这里少有漫无边际的原野,难见成片成片的植物,它们拥有的只是方寸家园。一小块绿地,几株花草树木,甚至不引人注意的犄角旮旯,就是它们终生活动的场所。它们在方寸家园里栖息、觅食、隐忍、躲藏,默默地生长着。

从春到夏,虫子们都谨小慎微地生活,低调与人类和谐共存。

但一到秋季,情况就改变了。秋虫们好似受到神秘力量的召唤,个个变得张扬恣肆,用声嘶力竭的鸣叫宣告着自我的存在。它们的鸣唱从早到晚,不分白天黑夜。当觉悟到时间无情流逝,生命渐渐终结,它们要抓紧时间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。秋虫们的鸣唱不是为了自我炫耀,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,有着特殊的涵义,其目的是为吸引异性,交流情感,完成繁衍的使命。深秋寒霜降落之时,秋虫的歌声会渐渐消失,其生命也如草木般走向凋零。

在这个寂静的夜晚,在城市的一个角落,我长久伫立在草丛边,凝神静听着秋虫们的浅吟低唱。我明白它们鸣唱的目的,感慨着它们短暂的生命历程,内心不由生出丝丝凄然。我认真仔细聆听着秋虫的呢喃,想从中分辨出几许悲楚。

秋虫声窸窸窣窣,错落有致,一浪接着一浪,一波接着一波,不但听不出一丝悲鸣,相反溢满了欢愉和诗情。这些奇妙的声音,是大自然的音符,是来自天堂的歌吟。这静夜里的歌唱,是在倾诉生命的每一丝愉悦,表述世间的每一帧情态,即使是到了无语凝噎,也同样流露出撩拨人的意境。静听虫鸣,人世间的是是非非远去了,在悠然神会中我的心灵与自然渐渐相契相融。秋虫的鸣唱,优美动人,是天籁;秋虫的鸣唱,蕴满使命和责任,阐释着生命生生不息的真谛。

静听秋虫声,不由想到我们人类。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,有多少平凡的人们在坚持着、努力着。为了生存,为了子女,他们含辛茹苦,努力经营。他们朴素的言语,宛如秋虫鸣唱;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,亦如秋虫般强烈;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,恰有秋虫般豁达释然。城市里的这些人们,卑微着也高尚着,痛苦着也快乐着,因为他们的存在,我们的城市才美丽动人,我们的世界才熠熠生辉。

遐思

□春草

这几天,关中的雨连续不停。气温骤降,前些日子喊叫“热死人”,这两天却穿上了长袖衬衫。望着阴沉的天空,不由得让人感叹,“季节不饶人”。是啊!大自然的力量是强大的,有如台风,有如暴雨,有如风雪交加,有如山洪暴发。在大自然面前,人是渺小的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西安市周至县有好友,三十岁还不到,便因先天性心脏病撒手人寰。参加他的葬礼,看到他年幼的儿子,年迈的父母,心情愈发沉重,连着好些天都缓不过神。当时在想,老天爷太无情了,昨日活蹦乱跳的小伙子,今天便无声无息地走了,令人悲哀,深受打击。

宇宙浩瀚无垠,地球倒显得很小,太阳系更是大得无边。人呢?比起自然界来,人如蚂蚁,可怜兮兮的。想着这些,愈发不能安然,思绪万千……

古人云,知天命,安其身。实际上,人的一生很短暂,很多事情都是多于无奈。若明知不可为,而强求,偏要为之,其结果多不如意,严重的时候还会害人害己。所以,顺势而为,不仅仅是智慧的处事办法,更是社会科学、人生哲学。

路途漫漫,长夜难明。经常想到,钱再多,多不过李嘉诚,够吃够穿就好了。紧要的是,不因过失而出错;不因鲁莽而悔恨。慎重选择,三思而行,这便是对己负责,对家人负责,对组织负责,对社会负责。

岁月不饶人,知天命而为之。一个知道舍取的人,必定是智者。一个豁达刚毅的人,必然是痛苦比较少的人。朋友,你说呢?

人生感悟

青春地生活着

□黄振云

处暑后的天空深远蔚蓝。行走在太极城的滨河大道,一阵清风徐徐吹来,河面泛起的浅浅微波荡漾在心底,犹如行走在闲适的光阴里。心里想,这旬河岸边的阵阵清凉,何尝不是一场眷顾人间的大爱?

在经历了多日“桑拿天”的夏天后,我走进了健身房,选择了动感单车项目。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响起,跟着节奏踩点做动作,内心没有一丝丝杂念,每天一个小时左右的流汗,看似辛苦,其实非常享受。

在健身房,偶尔转身看到侄女,她在单车上神采飞扬,散发着青春的活力——激情、澎湃、阳光、向上,这样的状态也激励着我焕发青春力量,勇往直前。

暑假里的健身房有不少中学生,他们每个人努力的样子很可爱。当然,参与健身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努力,脸上、脖颈上、臂膀上都挂满汗珠,每一滴汗水都那么晶莹剔透,让人能从中领略到一份坚持与热爱。

那些挥汗如雨的健身画面浮现于脑海。此时,一缕缕清风拂过苇丛,拂过树林,拂过道旁的花儿,相伴着一缕阳光正照在河面上,光芒四射……我自灵魂深处唱着自己的诗和歌,自是舍不得失去了这样的好时光。微信消息来了:“姑,下午去健身房吗?”是侄女发来的。亲情的温暖萦绕于心田。我发了个拥抱的表情包,回复了四个字:“健身房见。”

于是,转身迈着轻快的步伐,径直走向健身房。

这段时间,每次从健身房回来的路上,我和侄女依着低吟浅唱,在嫣然的笑意里,蒸蒸暑气被我们喜悦的心情荡开。

侄女已参加工作,说话风趣幽默,喜好弹琴、唱歌、烹调美食,充满青春活力。看着她,我不由自主地说:“年轻真好,青春活力真好!”侄女便说:“姑,你生活的状态本来就很青春。”这句话让我蓦然间沉浸在知足的快乐之中。

回首过往,一路走来的历程,从不屑于琐碎与繁杂,那些是是非非更不愿去理会,融进骨子里的乐观和闲适,无不在每一个寻常简约的从容里,无不让我洒脱、青春地生活着。青春地生活着,是一种生活态度,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在时序的流转中,从春花到秋实,从严冬到酷暑,我们不约和风,不约雨露,只约青春地生活着。

心香一瓣

母亲的歌声

□李淑俐

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,共产党辛劳为民族……”乐观向上的母亲爱唱红歌。母亲没有文化,对儿女的教育也讲不出什么富有哲理的语言,但是总能用歌声传递给我们爱与力量。

母亲出生于1940年,少年时因家境贫寒,没有上过正规学堂,成了她的遗憾。但对知识的渴求,母亲从来没有停止过,她勤奋好学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因所在炼油厂停产,母亲没有了工作,父亲便利用家里的门面房开了个小卖部。从此,小卖部就成了母亲的第一学堂,她对照着商品标签上的品名认真地书写默读,每天学五个字是最低标准。从盐、白糖、洗衣粉等开始读写,慢慢地识的字越来越多,平日里遇到生字或写不出的还会问我们,后来就能流利地读书看报了。母亲经营小卖部的同时,一边照顾着我们的生活起居,一边认真学习文化,空闲时随口还会来上两句“社会主义好,社会主义好……”用歌声表达对祖国、对社会主义的热爱。

母亲勤劳善良,平凡朴实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,她随父亲从山西襄汾来到内蒙古支援建设,远离了家乡,她心中常对父母有深深的思念。由己及人,母亲常说:“儿女们还是离父母近一些好。”我们兄妹六人,四个姐妹都没有远嫁,但对于男孩,母亲却透露着无上的智慧与豁达,全力支持哥哥和弟弟投笔从戎,保家卫国。同时,也增添了一份骄傲与牵挂。“你不扛枪我不扛枪,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……”是母亲送儿参军后学的歌,歌声中传递着对千里之外儿子的思念和期盼。

母亲常说:“只要肯学没有学不会的。”八十多岁高龄的母亲仍不忘学习,她会用智能手机发微信聊天,拍照发图片,看电视时遇到生字,随时拿手指在腿上写着记着,然后发微信问我们,用同音字标记在本上。“天空出彩霞呀,大地开红花……”从歌声中,我们读懂母亲今天收获颇多。

春节团聚,四世同堂,“团结就是力量,这力量是铁……”是母亲歌唱的保留曲目。她在低声唱,我们高声和,大家围坐一起在雄壮的歌声里感受幸福、快乐和力量。

寸草春晖

老剃头匠

□廖霖

卖菜、购物、理发啰!各式的叫卖声曾在岚皋县城老街上演——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“老街百货商店”和“老街旅社”是那时有机会走南闯北的人或乡下难得来县城的人落脚住宿的地方。除此之外,还有为你剃头修面的“国营理发店”,以及因为要结婚或是有重要理由“留影纪念”的“老街照相馆”……

那个时代,这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行当兴盛一时,立下大功。随着时代的变迁,这些行当渐渐离我们远去,有的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。但在这里,这些老行当,在老人们的手里依然泛着古铜色的光芒,似乎在向人们娓娓道着老街曾经的历史。

夏日清晨的阳光照在县城老街上,来来往往的行人,川流不息的车辆,街道两旁林立的民居高楼,昭示着县城的热闹和繁华。与老街相连的书院巷,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,巷里还留有一家至今还在“做生活”的老手艺老作坊。已经66岁的剃头匠苏业军,凝神静气地正在为仰躺在椅子上的顾客刮脸,外界的吵闹声、吆喝声仿佛都被隔绝在小屋之外,只有他专注的眼神和手中的刮脸刀在顾客脸上轻轻滑过……

理发店铺没有门牌,丝毫看不出这是家理发店。店内摆放一把很有年代感的理发椅,墙上挂着一面镜子,镜台上摆放着的理发工具都是上世纪的风格。

在这里,时光仿佛静止在了那个年代,每个摆件里都藏着一丝模糊的童年记忆,这就是一间理发店的全部模样。坐在这里,人们可以轻易感觉到每个角落散发出来的怀旧气息。

平凡人生

苏业军是岚皋县城人,为了养家糊口,从1972起跟着师傅学习理发。斗转星移,寒暑更替,50个年头不知不觉过去了,他也从年轻小伙子,变成了现在满头霜雪、年过花甲的老师傅。苏师傅用一把剃刀、一把剪子和一把推子,装扮了无数人。外面是天晴日丽也好,风雨满天也罢,他的江山不改,把一份辛苦的职业做成了享受。

“苏师傅,还有几个人?我等到起的哟!”来理发店理发的人,以老人居多。他们大都是住在这里的老邻居,有的老人虽然已经搬走多年,还会专程来这里理发。

“来个平头!短点的哈!管的时间久一点!”已退休的陈大爷是苏师傅的老主顾,他说自己比苏师傅大不了几岁,苏师傅不仅技术好,态度也好,他宁肯等几个小时都要在这儿理发。

苏师傅用精湛的手艺和平民的价格挽留着顾客的心。街坊邻居口口相传,许多人慕名而来,成了最好的口碑广告。正如大家所说,苏师傅的老店吸引他们的不仅是技艺,还有他的亲切踏实和童叟无欺。

我因为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他那儿理发,便同苏师傅熟识起来。聊天中,苏师傅回忆说,最早县城只有他这一家理发店,剪头发收费很便宜,从开始的1角、2角,慢慢到后面的1元、2元,一直涨到今天的15元。那时也不讲究个什么款式,剪短就行,不要求技术。

苏师傅介绍,过去剃头师傅必备十般技艺:梳(发)、编(辫)、剃(头)、刮(脸)、掏(耳)、剪(鼻毛)、染(发)、(梳)补、接(骨)、舒(筋),现在懂的人不多了,也就没那么讲究了。从前剃头都比较简单,老人剃光头,中年人推平头,儿童则一般都是剪“锅铲头”,如果遇到哪家孩子满月,要剃胎头,那场面就更热闹了。

修面也是一个细活。苏师傅为我刮脸。我仰躺在那个“古董级”的理发椅上,微闭着双眼,透出一股享受的神态。苏师傅先用开水把毛巾泡热,拧去一部分水,把毛巾盖在我的脸上,然后用毛刷湿透蘸取肥皂,揭开我脸上的毛巾,涂在脸上,脸上就有了些许泡沫。我闭着眼睛任凭他“修理”,只觉刀尖在面部轻轻刮过,动作轻柔得仿佛抚摸一般,绷紧的肌肉渐渐松弛。他犹如耍弄魔术棒般轻舞着剃刀,蜻蜓点水般起起落落,待整个面部剃得油光可鉴,苏师傅用剃刀顺着脸部表面轮廓自上而下地刮,刮到胡子拉碴处,就要把剃刀在那块已挂起来的帆布上下“噌噌”磨几下,来回反复,直到刮完,我摸摸光滑的脸颊,一下子精神了许多,满脸充满喜色。

“刮脸讲究的就是有去有回,要把脸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刮到,包括耳毛、耳朵后边,这些平时容易忽视的地方一样都不能少。”在为我刮脸时,苏师傅很少说话,他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刮脸刀上。苏师傅说:“刮脸必须全神贯注,即使这样也难免有失手的时候。这个技术活需要的就是耐心和细心。”

剪完头发,苏师傅解开围裙,给我脖子扑了一层粉,用海绵清理头发,这一切还是小时候理发的味道。

老剃头匠们都在慢慢变老,这些传统行业也越来越少,只希望他们消失的脚步能慢一点,再慢一点。如今,岚皋县城街上的理发店越来越高档,面对花样繁多的“美发沙龙”“网红店”,我却更愿意享受老剃头匠们质朴简单的服务。

黎纲峰 绘

岚皋老一辈剃头匠人不忘初心,代代传承。他们所保有的,不仅仅是岚皋传统剃头的这门手艺,还有专属于岚皋一个时代不可磨灭的记忆和情怀。

苏师傅是小人物,但小人物演绎的却是现代文明冲刷下独特的传统记忆,虽是毛发生意,却是顶上功夫。

“从16岁开始剪头发,到现在已经当了50年的剃头匠!如今年龄大了,我也已经不在乎生意做得怎么样,只要我的老顾客们还需要我,我就会一直给他们剃,剃到我干不动为止。”苏师傅说。

理发,必须“从头做起”“从头再来”,千万不能弄丢了老一辈传承下来的工匠精神。

“莫生气”

□张华峰

小区广场东侧,常年有一个书画摊。摊主是位中年人,五十多岁,衣着整洁,但是精神头略显不足。他既负责销售,又负责创作,大部分书画作品都出自他的手笔。

书画摊地处繁华地段,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、光顾,我路过,也时常驻足欣赏一番。摊主的绘画作品多以牡丹、老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象为主题,配以“真国色”“虎啸山林”之类的题字,色彩鲜艳,通俗易懂;书法作品既有“鹏程万里”“家和万事兴”等箴言,又有“福如东海长流水,寿比南山不老松”之类的对联,然而数量最多的还是“莫生气”。

“莫生气”是扇面、条幅上常见的为人处世诗歌。其中有很多耳熟能详的诗句:“人生就像一场戏,因为有缘才相聚”“为了小事发脾气,回头想想又何必”“别人生气我不气,气出病来无人替”“我若气死谁如意,况且伤神又费力”。摊主好像特别喜欢这首诗,他亲手书写的“莫生气”,字迹工整,称得上一丝不苟,足见其用心之专!

一天,一位路人打算从摊主的画作中选购一幅“真国色”牡丹。摊主报了价格,路人让他便宜点,他不同意。可能是出于讨价还价的考虑,路人指出摊主的画作存在缺点。他听后有点不高兴,追问路人具体有何缺点。路人说画作缺乏新意,没有个性,有点俗气。摊主听后顿时火冒三丈,头上青筋暴起,手都哆嗦起来,大声斥责路人不懂艺术,胡说八道。路人见状,悻悻离去,生意自然没有成交。尽管如此,“莫生气”依然是摊主最钟爱的题材,书画摊上最多的书法作品仍然是这首诗。

最近小区广场改造,摊主的书画摊停摆了,有人说他近来身体也不大好。每次路过他原先摆摊的位置,就想起摊主的书画摊,想起“莫生气”,心绪久久难平。

万花筒

社址: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: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: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